禪要

禪要序

叅禪雖以不立文字不假修證為宗然旣可叅則必有要要者何如網之有綱衣之有領使人一舉而徑得其直遂者是也萬目非不網也遺綱舉目網必不張萬縷非不衣也捨領舉縷衣必不振永嘉云摘葉尋枝我不能枝與葉非要根本固要也學者復昧其根本鵝湖云要在當人能擇上

擇善而從可也學者往往差決擇於豊軔終適越而北轅乃至從上祖師遺編山積一話一言固無非綱領奈何世降聖遠情偽日滋心意識有以蠹蝕之則視綱領爲目縷者蓋怱怱矣我

師高峯和尚自雙峯而西峯二十餘年念此之故不獲已亦人尅的如神藥刀圭而起死靈符點畫而驅邪故有探其奇方秘呪

将以為學徒綱領者或曰獲禽在目不在綱禦寒在縷不在領八萬四千法門門門可入目與縷果非要耶将應之曰世尊法門信廣大無邉願乃設為方便挾小一門使諸子出火宅而入大乘是攝目縷為綱領耳然則綱耶目耶領耶縷耶要耶非要耶未具頂門正眼未可以易言也裔祖預西峯法席以来每抄集示徒法語之切於叅决

者名之曰禪要亦欲與有志者共之一日
舉似姑蘇永中上人欣然欲募緣鋟梓且
俾喬祖為之序喬祖既已承命復告之曰
師別有一要語在綱領外藏之虛空骨中
兄欲鋟我欲序皆不能尚俟他日更作一
番揭露至元甲午重九日天目參學直翁
洪喬祖謹書

空门不肯出
投窓也太痴
百年鑽古紙
何日出頭時

古靈以閱經為鑽故紙輸扁以讀書為味糟粕良以道不可以言語文字求也然道無方體無形似非言語文字何從而明之是以吾 佛世尊雖隨機化誘曲成寮庸而不能不談十二部法達摩西來雖不立文字而授受之際口傳面命亦不能以忘言蓋道雖不在於言語文字實不離於言語文字特精微之旨具於辭說之表未易

竊觀世之學者往往沉著於語下不能體
會其精微徒觀標月之指不覩當天之月
遂以言語文字爲礙致俾古靈輪扁激而
爲故紙糟粕之譏然言語文字正所以發
明心華模寫道妙初何嘗礙道哉
高峯和尚說法如雲如雨直翁洪君撮其
奇秘名曰禪要求中上人從而鋟梓以廣
其傳舉網而得綱挈裘而振領將俾學者

因法語之要以會道體之全其開牖後學
之心可謂篤矣學者於此果能優游以求
之厭飫以趨之渙然氷釋怡然理順則工
夫次第進趣操畧
老師已和盤托出盡在此書矣特患學者
未能猛烈承當耳吁扁鵲方中具有靈藥
或名神丹或名無憂散回生起死功在刹
那具眼目者精神盡心力汲汲而求之未

有不得者

老師之言豈欺汝也學者愼無錯認古靈

輪扁之言而忘　老師諄諄之誨庶幾直

翁來中功不虛施亦使觀語錄而得發明

者不專美於前矣至元甲午十月哉生魄

參學淸茗淨明朱頴遠謹跋

高峯和尚禪要

侍者　持正錄

參學直翁居士洪喬祖編

開堂普說

僧問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龐居士恁麽道還有爲人處也無師云有進云畢竟在那一句師云從頭問將來進云如何是十方同聚會師云龍蛇混雜凡聖交

參進云如何是箇箇學無爲師云口呑佛祖眼
盖乾坤進云如何是選佛塲師云東西十萬南
北八千進云如何是心空及第歸師云動容揚
古路不墮悄然機進云恁麼則言言見諦句句
朝宗師云你甚處見得僧喝師云也是掉棒打
月進云此事且止只如西峰今日十方聚會選
佛塲開畢竟有何祥瑞師云山河大地萬象森
羅情與無情悉皆成佛進云既皆成佛因甚學

人不成佛師云你若成佛爭教大地成佛進云
畢竟學人過在甚麼處師云湘之南潭之北進
云還許學人懺悔也無師云禮拜著僧繞拜師
云獅子咬人韓獹逐塊師乃竪拂召大衆云此
是還佛場心空及第歸伶俐漢若向者裏見得
便見龐居士安身立命處既見龐居士安身立
命處便見從上佛祖安身立命處既見佛祖安
身立命處便見自已安身立命處既見自已安

身立命處不妨向者裏拗折拄杖高掛鉢囊三條椽下七尺單前咬爇米飯飲不濕羹伸脚打眠逍遙度日若是奴郎不辨菽麥不分拘不得已按下雲頭向虛空裏書一本上大人教諸人依樣畫猫兒去也山僧昔年在雙徑歸堂未及一月忽於睡中疑著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自此疑情頓發廢寢忘餐東西不辨晝夜不分開單展鉢屙屎放尿至於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總只

細

上大人丘乙已化三千七学士尒小児余三歲可知礼可作人

阿要

三塔寺名達磨遠去六祖
三師塔也
五祖山名法演和尚大振
五祖故曰名焉真影
未云百年三六十關返
覆元來是這漢

是箇一歸何處更無絲毫異念亦要起絲毫異念了不可得正如釘釘膠粘撼搖不動雖在稠人廣衆中如無一人相似從朝至暮從暮至朝澄澄湛湛卓卓巍巍純清絶點一念萬年境寂人忘如癡如兀不覺至第六日隨衆在三塔諷經次擡頭忽覩五祖演和尚真驀然觸發日前仰山老和尚問拖死屍句子直得虛空粉碎大地平沈物我俱忘如鏡照鏡百丈野狐狗子佛

王　講　卓

性青州布衫女子出定話從頭審舉驗之無不
了了般若妙用信不誣矣前所看無字將及三
載除二時粥飯不曾上蒲團困時亦不倚靠雖
則晝夜東行西行常與昏散二魔輥作一團做
盡伎倆打屏不去於者無字上竟不曾有一餉
間省力成片自決之後推其病源別無他故只
為不在疑情上做工夫一味只是舉擧時即有
不舉便無設要起疑亦無下手處設使下得手

疑得去只頃刻間又未免被昏散打作兩橛於是空費許多光陰空喫許多生受略無些子進趣一歸何處却與無字不同且是疑情易發一舉便有不待返覆思惟計較作意纔有疑情稍稍成片便無能為之心既無能為之心所思即忘致使萬緣不息而自息六窓不靜而自靜不犯纖塵頓入無心三昧忽遇喫粥喫飯處管取向鉢盂邉摸著匙筯不怕甕中走却鼈此是已

驗之方決不相聯如有一句誑惑諸人自招來
墮拔舌犁耕現前學般若菩薩必要明此一段
大事不憚山高水闊得得來見西峯況兼各各
然指然香立戒立願礪齒磨牙辦鐵石志旣有
如是操略如是知見切須莫負自己初心莫負
父母捨汝出家心莫負新建僧堂檀信心莫負
國王大臣外護心直下與大信去直下無變異
去直下壁立萬仞去直下依樣畫猫兒去畫來

畫去畫到結角羅紋處心識路絕處人法俱忘
處筆端下驀然突出箇活猫兒來㘝元來盡大
地是箇選佛場盡大地是箇自已到者裏說甚
龐居士直饒三乘十地腳跟覷驚碧眼黃頭容
身無地然雖如是若要開鑿人天眼目發揚佛
祖宗猷更須將自已與選佛場踏作一團颺在
百千萬億世界之外轉身移步向威音那邊更
那邊打一遭却來與西峰痛棒大衆既是和自

已颺了又將甚麼喫棒忽有箇不顧性命底漢子聞恁麼舉出來掀倒禪床喝散大衆是則固是要且西峰師子癡未肯點頭在

示衆

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唱下一言半句惟務衆生超越三界斷生死流故云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若論此一大事如馬前相撲又如電光影裏穿針相似無你思量解會處無你計較分別

灵山會四十九年之末故云末梢
即卅三百六十骨節八万四千毛竅數
云全身分付也

處所以道此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是故世
尊於靈山會上臨末梢頭將三百六十骨節八
萬四千毛竅盡底掀翻雖有百萬衆圍繞當
者惟迦葉一人而已信知此事決非草草若要
的實明證須闢特達懷抱丈夫志將從前惡知
惡解奇言妙句禪道佛法盡平生眼裏所見底
耳裏所聞底莫顧危亡得失人我是非到與不
到徹與不徹發大忿怒奮金剛利刃如斬一握

絲一斬一切斷一斷之後更不相續直得胷次中空勞勞地虛豁豁地蕩蕩然無絲毫許滯礙更無一法可當情與初生無異喫茶不知茶喫飯不知飯行不知行坐不知坐情識頓淨計較都忘恰如箇有氣底死人相似又如泥塑木雕底相似到者裏驀然脚蹉手跌心華頓發洞照十方如杲日麗天又如明鏡當臺不越一念頓成正覺非惟明此一大事從上若佛若祖一切

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

初四字狗之亂走皃卽散亂
後四字狗之疾走皃卽昏沈

差別因緣悉皆透頂透底佛法世法打成一片騰騰任運任運騰騰灑灑落落乾乾淨淨做一箇無爲無事出格真道人也恁麼出世一番方曰不負平生參學之志願耳若是一念輕微志不猛利邋邋遢遢魍魍魎魎今日也恁麼明日也恁麼設使三十年二十年用工一如水浸石頭相似看看逗到臘月三十日十箇有五雙懡㦬而去致令晩學初機不生敬慕似者般底漢

賞罰分明賞則道不道俱
賞罰則道不道俱罰然則
揔賞則太用揔罰則即大
機也機用同時摸索不著
右出非夫事部

到高峰門下打殺萬萬千千有甚麽羅過今日
我之一衆莫不皆是俊鷹快鷂如龍若虎擧一
明三目機銖兩豈肯作者般躲態兀兀度時然
雖如是正恁麽時畢竟喚甚麽作一大事若也
道得與汝三十拄杖若道不得亦與三十拄杖
何故卓主丈一下云高峰門下賞罰分明
予假似來二十四年常在病中求醫服藥歷盡
萬般艱苦爭知病在膏肓無藥可療後至雙徑

夢中服斷橋和尚所授之丹至第六日不期觸
發仰山老和尚所中之毒直得魂飛膽喪絕後
再甦當時便覺四大輕安如放下百二十斤一
條擔子相似今將此丹普施大衆汝等服之先
將六情六識四大五蘊山河大地萬象森羅攝
鎔作一箇疑團頓在目前不假一鎗一旗靜悄
悄地便似箇清平世界如是行也只是箇疑團
坐也只是箇疑團著衣喫飯也只是箇疑團屙

屎放屎也只是箇疑團以至見聞覺知總只是
箇疑團疑來疑去疑至省力處便是得力處不
疑自疑不擧自擧從朝至暮粘頭綴尾打成一
片無絲毫縫罅撼亦不動趂亦不去昭昭靈靈
常現在前如順水流舟全不犯手只此便是得
力底時節也更須戀其正念慎無二心展轉磨
光展轉淘汰窮玄盡奥至極至微向一毫頭上
安身孤孤迥迥卓卓巍巍不動不搖無來無去

一念不生前後際斷從茲塵勞頓息昏散勦除
行亦不知行坐亦不知坐寒亦不知寒熱亦不
知熱喫茶不知茶喫飯不知飯終日獃憃憃地
恰似箇泥塑木雕底故謂墻壁無殊纔有者境
界現前即是到家之消息也決定去地不遠也
巳得攜也撮得著也只待時刻而已又却不得
見恁麼說起一念精進心求之又却不得將心
待之又却不得要一念縱之又却不得要一念

棄之直須堅凝正念以悟為則當此之際有八
萬四千魔軍在汝六根門頭伺候所有一切奇
異殊勝善惡應驗之事隨汝心設隨汝心生隨
汝心求隨汝心現凡有所欲無不遂之汝若瞥
起毫釐差別心擬生纖塵妄想念即便隨他圈
樻即便被他作主即便聽他指揮便乃口說魔
話心行魔行反非他非自譽真道般若正因從
茲永泯菩提種子不復生芽刦刦生生常為伴

侶當知此諸魔境皆從自心所起自心所生心若不起爭如之何天台云汝之伎倆有盡我之不采無窮識哉是言也但只要一切處放教冷氷氷地去平妥妥地去純清絶點去一念萬年去如箇守屍鬼子守來守去疑團子欻然爆地一聲管取驚天動地勉之勉之

示直翁居士 洪新息

終日共談不二未嘗擧著一字復問此意如何

第九伏駄蜜多云諸佛非我度誰是最親度者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 第八佛陀難提偈云盲龜跛鼈

上根 中根 下根

不免遞相鈍置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盲龜
跛鼈靈利漢向者裏薦得便見無邊刹境自他
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其或
未然不妨撥轉機輪便就盲龜跛鼈上著些精
彩起箇疑情疑來疑去直教內外打成一片終
日無絲毫滲漏鯁鯁于懷如中毒藥相似又若
金剛圈栗棘蓬決定要吞決定要透但盡平生
伎倆憤將去自然有箇悟處假使今生吞透不

眼光落地經 三日
耳東氏声卽日七

下眼光落地之時縱在諸惡趣中不驚不怖無拘無絆設遇閻家老子諸大鬼王亦皆拱手何故盡爲有此般若不思議之威力也然則有諸現業畢竟般若力勝如箇金剛幢子鑽之不入撼之不動世人出於豪勢門牆亦復如是一切官屬吏卒無不畏之又若擲物墮地重處先著目即雖有成住壞空之相如龍脫殼如客旅居其實本主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增無減無老

無少自無始刧來至於今生頭出頭沒千變萬化未嘗移易絲毫許堪嗟一等學人往往多認者箇識神不求正悟不脫生死置之莫論今生既下此般若種子纔出頭來管取福慧兩全超今越古裴相國李駙馬韓文公白樂天蘇東坡張無盡即此之類也雖沈迷欲境亦不曾用工纔參見善知識一言之下頓悟上乘超越生死雖在塵中遊戲三昧不忘佛囑外護吾門咸載

祖燈續佛慧命此輩若不是宿世栽培焉得便
恁麽開花結子福是慧是是則固是今日山僧
却有箇煅凡成聖底藥頭不假栽培底種子說
則辭繁略擧一偈欲明種子圓熟讀上大人若
到可知禮盲龜跛鼈親

結制示衆

大限九旬小限七日這中有細細中有密密密
無間纖塵不立正恁麽時銀山鐵壁進則無門

退之則失如墮萬丈深坑四面懸崖荊棘切須
猛烈英雄直要翻身跳出若還一念遲疑佛亦
救你不得此是最上玄門普請大家著力山僧
雖則不管閑非越例與諸人通箇消息 ⊙ ⊙ ⊙

示衆

皮穿肉爛筋斷骨折具無礙辯橫說竪說若謂
向上一關取保老兄未徹直須盡空粉碎大海
枯竭透頂透底內外澄徹正恁麽時猶是眼中

著屑大衆且道如何是到家底句泥牛喫鐵棒
金剛迸出血

若論此事如大火聚烈燄亘天曾無少間世間所有之物悉皆投至猶如片雪點著便消爭容毫末若能恁麼提持尅日之功萬不失一儻不然者縱經塵劫徒受勞矣

海底泥牛嚙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此四句内有一句能

金屑雖貴落眼亦病

殺能活能縱能奪若撿點得出許汝一生參學
事畢
若論此事譬如人家屋簷頭一堆搕𢶍相似從
朝至暮雨打風吹直是無人覷著殊不知有一
所無盡寶藏蘊在其中若也拾得百劫千生取
之無盡用之無竭須知此藏不從外來皆從你
諸人一箇信字上發生若信得及決不相誤若
信不及縱經塵劫亦無是處普請諸人便恁麼

信去免教做箇貧窮乞兒且道此藏即今在甚處良久云不入虎穴爭得虎子

解制示衆

九旬把定繩頭不容絲毫走作直得箇箇皮穿骨露七零八落冷眼看来正謂搖地詩天千錯萬錯今日到者裏不免放開一線彼此無拘無東東西南北任運騰騰天上人間逍遙快樂然雖如是且道忽遇鑊湯爐炭劍樹刀山未審如

切切急到貌 拳拳奉持貌
兢兢戒動貌 業業惶懼貌

何棲泊。良久云惡

示衆

若要真正決志明心先將平日胷中所受一切善惡之物盡底屏去毫末不存終朝兀兀如癡與昔嬰孩無異然後乃可蒲團靜坐正念堅凝精窮向上之玄機研味西來之密旨切切拳拳兢兢業業直教絲毫無間動靜無虧漸至深密幽遠微細微細極微細處辟如有人遠行他方

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
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

漸漸田途已至家舍又如鼠入牛角看看走至
尖尖盡底又如提賊討贓拷至情理俱盡不動
不退無去無來一念不生前後際斷卓卓巍巍
孤孤迴迴如坐萬仞崖頭又若停百尺竿上一
念纔乖喪身失命將至功成九仞切須保任全
提忽於經行坐卧處不覺囫地一聲猶如死在
湯天荆棘林中討得一條出身活路相似豈不
快哉若是汨沒塵勞不求昇進譬如水上之浮

木其性實下暫得身輕不堪浸潤又如庭中之
花雖則色香俱美一朝色萎香滅無復可愛又
如農夫之種田雖有其苗而工力不至終不成
實便如貧窮乞兒得少為是久久萌芽再發荊
棘復生被物之所轉終歸沈溺無上清淨涅槃
無由獲覩豈不枉費前功虛消信施若是有志
丈夫正好向者裏晦迹韜光潛行密用或三十
年二十年以至一生終無他念踏得實實落落

絶陳云々孔子絶粮於陳蔡故云
飢夫也

穩穩當當直教纖塵不立寸草不生往来無礙去住自由報緣遷謝之日管取推門落臼若只恁麼紙裹麻纏龍頭蛇尾非特使門風有玷亦乃退後學初心如上所述管見莫不皆是藜藿之類飽人不堪供養以俟絶陳之流終有一指之味往往學道之士忘却出家本志一向隨邪逐惡不求正悟妄將佛祖機緣古人公案從頭穿鑿遞相傳授密密珍藏以為極則便乃不守

毗尼撥無因果人我愈見崢嶸三毒倍加熾盛
如斯之輩不免墮於魔外永作他家眷屬若有
未遭邪謬不負初心當念無常迅速痛思苦海
沈淪趂二時粥飯見成百般受用便當便好乘
時直入莫待臨嫁醫癭此乃從上佛祖之心印
無礙解脫之妙門設使機緣不偶工力未充切
須捨命忘形勤行苦行至死捹生一心不退復
有葛藤未盡不免重說偈言此心清淨本無瑕

太平本為将軍致
不許将軍見太平

輪王三寸鐵輪王七寶中
兵花鎗一寶也

只為貪求被物遮突出眼睛全躰露山河大地
是空華
東西十萬南北八千纖塵不立寸草不生往來
無礙妙用縱橫直饒親到者裏正是棄本逐末
引禍招殃且道如何是本擲主丈云拋出輪王
三寸鐵分明遍界是刀鎗
低頭覔天仰面尋地跛跛挈挈遠之遠矣驀然
撞著徐十三郎嗄元來只在者裏以手拍膝一

下云在者裏臘月三十日到來也是開眼見鬼

立限示衆

五陰山中魔強法弱戰之不勝休擬議著寶劍全提莫問生殺奮不顧身星飛火撒有功者賞無功者罰賞罰既已分明且道今日與棒底上座是賞耶是罰耶若向者裏緇素得出便見與化於大覺棒下悟與棒底消息

示衆

叅禪若要剋日成功如墮千尺井底相似從朝至暮從暮至朝千思想萬思量單單只是箇求出之心究竟決無二念誠能如是施工或三日或五日或七日若不徹去西峰今日犯大妄語永墮拔舌犂耕

有時熱悶有時冷冰冰有時如牽驢入井有時如順水張帆因此四魔更相殘害致使學人忘家失業西峯今日略施一計要與諸人掃蹤

滅跡良久云捷
兄弟家成十年二十年撥草瞻風不見佛性往
往皆謂被昏沈掉舉之所籠罩殊不知只者昏
沈掉舉四字當体即是佛性堪嗟迷人不了妄
自執法為病以病攻病致使佛性愈求愈遠轉
急轉遥說使一箇半箇回光返照直下知非鄭
然藥病兩忘眼睛露出洞明達磨單傳徹見本
来佛性若據西峰點檢將来猶是生死岸頭事

若曰向上一路須知更在青山外
若論此事正如逆水撑船上得一篙退去十篙
上得十篙退去百篙愈撑愈退退之又退直饒
退到大洋海底撥轉船頭決欲又要向彼中撑
上若具者般操志即是到家消息如人上山各
自努力
此事的實用工切處正如搭對相撲相似纔有
絲毫畏懼心纖塵差別念蘊于胷中何止十撲

憤〻心求通而未得之意
悱〻口欲言而未能之皃

九輪未著交時性命已屬他人了也若是鐵眼銅睛憤憤悱悱直要一拳打碎一口吞却假使喪身失命以至千生萬劫心亦不忘諸上座果能如是知非果能如是著鞭剋日成功斷無疑矣勉之勉之

晩參

參須實參悟須實悟動轉施為輝今耀古若是操心不正悟處不真粧粧點點鬪鬪飣飣被人

輕輕拶著未免喚燈籠作露柱且道如何是實
參實悟底消息良久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示信翁居士 洪上舍

大抵參禪不分緇素但只要一箇決定信字者
能直下信得及把得定作得主不被五欲所撼
如箇鐵橛子相似管取克日成功不怕甕中走
鼈豈不見華嚴會上善財童子歷一百一十城
參五十三善知識獲無上果亦不出者一箇信

咄咄胡為睡螺螄蚌蛤類一睡一千年不聞佛名字

斯多含果須多含果

阿那含果阿羅漢果

字法華會上八歲龍女直往南方無垢世界獻珠成佛亦不出者一箇信字涅槃會上廣額屠兒颺下屠刀唱言我是千佛一數亦不出者一箇信字昔有阿那律隨因被佛訶七日不睡失去雙目大千世界如觀掌果亦不出者一箇信字復有一小比丘戲一老比丘與證果位遂以皮毬打頭四下即獲四果亦不出者一箇信字楊歧參慈明和尚令充監寺以至十載打失臭

孔道播天下亦不出者一箇信字從上若佛若
祖超登彼岸轉大法輪接物利生莫不皆由此
一箇信字中流出故云信是道元功德母信是
無上佛菩提信能求斷煩惱本信能速證解脫
門昔有善星比丘侍佛二十年不離左右蓋謂
無此一箇信字不成聖道生陷泥黎今日信翁
居士雖處富貴之中能具如是決定之信昨於
壬午歲登山求見不納而回又於次年冬扣直

翁居士同訪始得入門今又越一載齎糧裹糁
特来相從乞受毗尼願為弟子故以連日詰其
端由將有篤信趣道之志維摩經云高原陸地
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生此華正謂此也山僧
由是憮之將箇省力易修曾驗底話頭兩手分
付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決能便恁麽信去便恁
麽疑去須知疑以信為躰悟以疑為用信有十
分疑有十分疑得十分悟得十分譬如水漲船

高泥多佛大西天此土古今知識發揚此段光明莫不只是一箇決疑而已千疑萬疑只是一疑決此疑者更無餘疑既無餘疑即與釋迦弥勒淨名龐老不增不減無二無別同一眼見同一耳聞同一受用同一出沒天堂地獄任意逍遙虎穴魔宮縱橫無礙騰騰任運任運騰騰故涅槃経云生滅滅已寂滅為樂須知此樂非妄念遷注情識之樂乃是真淨無為之樂耳夫子

云夕死可矣顔回不改其樂曾點舞詠而歸咸
佩此無生真空之樂也矣苟或不疑不信饒你
坐到弥勒下生也只做得箇依草附木之精靈
䰟不散底死漢敎中言二乘小果雖入八萬刧
大定不信此事去聖逾遥常被佛訶直欲發大
信起大疑疑来疑去一念萬年萬年一念的的
要見者一法子落著如與人結了生死寃讐相
似心憤憤地即欲便與一刀两段縱於造次顚

沛之際皆是猛利著鞭之時節若到不疑自疑
寤寐無失有眼如盲有耳如聾不隨見聞境曰
猶是餘所未忘偷心未息切宜精進中倍加精
進直教行不知行坐不知坐東西不辨南北不
分不見有一法可當情如箇無孔鐵鎚相似能
疑所疑內心外境雙忘雙泯無無亦無到者裏
舉足下足處切忌踏翻大海踢倒須彌折旋俯
仰時照顧觸瞎達磨眼睛磕破釋迦鼻孔其或

未然更與添箇注脚僧問趙州和尚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師云大小趙州拖泥帶水非特不能為者僧斬斷疑情亦乃瞎天下衲僧死在葛藤窠裏西峰則不然今日忽有人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只向他道狗舐熱油鐺信翁信翁若向者裏擔荷得去只者一箇信字也是眼中著屑

示衆

兄弟家十年二十年以至一生絕世忘緣單明
此事不透脫者病在於何本分衲僧試拈出看
莫是宿無靈骨麼莫是不遇明師麼莫是一暴
十寒麼莫是根劣志微麼莫是汨沒塵勞麼莫
是沈空滯寂麼莫是雜毒入心麼莫是時節未
至麼莫是不疑言句麼莫是未得謂得未證謂
證麼若論膏肓之疾總不在者裏既不在者裏
畢竟在甚麼處咄三條椽下七尺單前

若論此事如登一座高山相似三面平夷頂刻
可上擬是省力擬是利便若曰回光返照點撿
將來耳朶依前兩片皮牙齒依舊一具骨有甚
交涉有甚用處若是擎雲攫霧底漢子決定不
墮者野狐窟中埋沒自己靈光辜負出家本志
直向那一面懸崖峭壁無棲泊處立超佛越祖
心雖久久無變志不問上與不上得與不得今
日也拚命跳明日也拚命跳跳來跳去跳到人

法俱忘心識路絕驀然踏翻大地撞破虛空元來山即自己自己即山山與自己猶是冤家若要究竟衲僧向上巴鼻直須和座颺在他方世界始得｜

一二三四四四三二一鈎鎖連環銀山鐵壁覷得破跳得出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若是覷不破跳不出切須翻天覆地離巢越窩便就一歸何處上東擊西敲橫拷竪逼逼來逼

去遢到無棲泊不奈何處誠須重加猛利翻身一擲土塊泥團悉皆成佛若是不尷不尬半進半出蛇吞蝦蟆西峰敢道驢年始得

結制示衆

以拂子∴三大衆還會麽若也會得如來禪祖師禪栗棘蓬金剛圈五位偏正三要三玄無不貫串無不窮源到者裏說甚長期短期空觀假觀得念失念無非解脫成法破法皆名涅槃若

也不會汝等一衆旣是各各齎糧裹糝發大心
來九十日中十二時內切切偲偲兢兢業業莫
問到與不到得與不得牢絆草鞋緊著脚頭如
冰稜上行劍刃上走捨命忘形但恁麼去纔到
水窮雲盡處烟消火滅時驀然踏著本地風光
管取超佛越祖直饒恁麼悟去猶是法身邊事
若曰法身向上事未夢見在何故欲窮千里目
更上一層樓

示衆

若論參禪之要不可執蒲團爲工夫墮於昏沈散亂中落在輕安寂靜裏揔不覺不知非唯虛喪光陰難消施主供養一朝眼光落地之時畢竟將何所靠山僧昔年在衆除二時粥飯不曾上蒲團只是從朝至暮東行西行步步不離心心無間如是經及三載曾無一念懈怠心一日驀然踏著自家底元來寸步不曾移

昏沈掉擧喜怒哀樂卽是眞如佛性智慧解脫
只緣不遇斯人醍醐上味翻成毒藥靈利漢假
饒直下知非全身擔荷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
百何故豈不見道知之一字衆禍之門
若論此事如蚊子上鐵牛相似更不問如何若
何便向下觜不得處拚命一鑽和身透入正恁
麽時如處百千萬億滄水海中取之無盡用之
無竭設使志不堅心不一悠悠漾漾東飛西飛

饒伱飛到非想非非想天依舊只是箇餓蚊子

端陽示衆

三十年来横草不拈竪草不踏單單只合得一服快活無憂散其藥雖微奏功極大不問佛病祖病心病禪病凡病聖病生病死病是病非病除禪和子一種毛病之外聞者見者無不靈驗且喚甚麽作毛病良久云各請歸堂點檢看

示衆

若謂著實參禪決須具足三要第一要有大信
根明知此事如靠一座須弥山第二要有大憤
志如遇殺父冤讐直欲便與一刀兩段第三要
有大疑情如暗地做了一件極事正在欲露未
露之時十二時中果能具此三要管取剋日功
成不怕甕中走鼈苟闕其一譬如折足之鼎終
成廢器然雖如是落在西峰坑子裏也不得不
救咄

一葉落知天下秋
不風流處也風流

拈主丈云者一著子從上佛祖求之雖歷千魔萬難萬死千生如水東流不到滄溟決定不止以此推之大不容易若要點鐵成金與千聖同域豈淺識小見者所能擬議直須具舉鼎拔山力包天括地量斬釘截鐵機打鳳羅龍手果有如是操略主丈助以發機卓一下云有意氣時添意氣卓一下云不風流處也風流若是跛鼈盲龜止跳得一跳兩跳彼倆已盡西峰門下摠用不著

度主丈嫂侍者云送在師子巖頭一任東湧西沒
若論此事真正用工決定不在行住坐臥處決
定不在著衣喫飯處決定不在屙屎放尿處決
定不在語默動靜處既然如是畢竟在甚麼處
齩著向者裏知得落處便見未出母胎已自行
脚了也已自來見高峰了也已自心空及第了
也已自接物利生了也設使無明垢重不覺不
知未免先以定動後以智拔良久喝一喝云一

先以定動無明之厚根
後以智拔邪見之彫林

隊無孔鐵推

示理通上人

大抵學人打頭不遇本分作家十年二十年者邊那邊或參或學或傳或記殘羹餿飯惡知惡覺尖尖濈濈築一肚皮正如箇臭糟瓶相似若遇箇有鼻孔底開著未免惡心嘔吐到者裏設要知非悔過別立生涯直須盡底傾出三回四回洗七番八番泡去教乾乾淨淨無一點氣息

般若靈丹方堪趣向若是忽忽草草打屏不乾
縱盛上品醍醐亦未免變作一瓶惡水且道剎
害在甚麼處咄毒氣深入

示衆

良醫治病先究其根纔得其根無病不治禪和
子成十年二十年篤信守一不明生死者蓋爲
不究其根須知人我即生死之根生死即人我
之葉要去其葉必先除根根既除已其葉何存

然雖如是爭知此根從曠大劫來栽培深固若非擧鼎拔山之力卒難勦除未免借拄杖子威光特爲諸人出熱去也卓拄杖一下喝一喝云勞而無功

若論此事的的用工正如獄中當死罪人忽遇獄子醉酒睡著敲枷打鎖連夜奔逃於路雖多毒龍猛虎一往直前了無所畏何故只爲一箇切字用工之際果能有此切心管取百發百中

則今寘諸中底麼 以拂子擊禪床一下云毫釐
有差天地懸隔
拈主丈云 到者裏人法俱忘心識路絶擧步則
大海騰波彈指則須彌岌峇泥團土塊放大光
明瓝子冬衣熾然常說然雖如是若到西峰門
下未免臂長袖短露出一橛直須劘頂門正眼
覷破空刦已前自己與今幻化色身無二無別
且道如何是空刦已前自己聻卓主丈一下云

金剛喫鐵棒泥牛眼出血

解制示衆

若論此事無尊無卑無老無少無男無女無剎
無鈍故我世尊於正覺山前臘月八夜見明星
悟道乃言竒哉衆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又云
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又云是法平等無有
高下既無差別亦無高下從上佛祖古今知識
乃至天下老和尚有契有證有遲有速有難有

易畢竟如何譬如諸人在此各各有箇家業
然一日回光返照思憶還源或有經年而到者
或有經月而到者或有經日而到者或有頃刻
而到者又有至死而不到者蓋離家有遠近之
殊故到有遲速難易之別然雖如是中間有箇
漢子無家業可歸無禪道可學無生死可脫無
涅槃可證終日騰騰任運任運騰騰若也點檢
得出釋迦弥勒與你提瓶挈鉢亦不為分外苟

或不然以拂子擊禪床兩下喝兩喝云若到諸方切忌錯舉

示衆

若論此一段奇特之事人人本具箇箇圓成如握拳展掌渾不犯纖毫之力秖為心猿擾擾意馬喧喧恣縱三毒無明妄執人我等相如水澆冰愈愈加濃厚障却自己靈光決定無由得現若是生鐵鑄就底漢子的實要明亦非造次直須

發大志立大願殺却心猿意馬斷除妄想塵勞
如在急水灘頭泊舟相似不顧危亡得失人我
是非忘寢忘餐絕思絕慮晝三夜三心心相次
念念相續劄定脚頭咬定牙關牢牢把定繩頭
更不容絲毫走作假使有人取你頭除你手足
剜你心肝乃至命終誠不可捨到者裏方有少
分做工夫氣味嗟乎末法去聖時遥多有一等
泛泛之流竟不信有悟門但只向者邊穿鑿邪

邊計較直饒計較得成穿鑿得乾眼光落地時還用得著也無若用得著世尊雪山六年達磨少林九載長慶坐破七箇蒲團香林四十年方成一片趙州三十年不雜用心何須計許多生受喫更有一等漢子成十年二十年用工不曾有箇入處者只為他宿無靈骨志不堅固半信半疑或起或倒乍來乍去世情轉轉純熟道念漸漸生踈十二時中難有一箇時辰把提得定

打成一片似者般底直饒弄到彌勒下生也有
甚麼交涉若是真正本色行脚高士不肯胡亂
打頭便要尋箇作家纔聞擧著一言半句更不
擬議直下便恁麼信得及作得主把得定孤迥
迥峭巍巍淨裸裸赤灑灑更不問危亡得失只
恁麼驀將去驀然繩斷噗攧絶後再甦看他本
地風光何處更覓佛矣又有一偈擧似大衆急
水灘頭泊小舟切須牢把者繩頭驀然繩斷難

曹公擒関羽知其名将待之甚善時孫州之将顏良伐曹操羽欲報其恩以單騎直入軍中斬顏良献操而帰漢也

迴避直得通身血迸流

萬法歸一一何歸只貴惺惺著意疑到情忘

心絶處金烏夜半徹天飛

若窮此事用工極際正如空裏栽花水中撈月

直是無你下手處無你用心處徃徃纔遇者境

界現前十箇有五雙打退鼓殊不知正是到家

底消息若是孟八郎漢便就下手不得處用心

不及時猶如關羽百萬軍中不顧得喪直取顏

良誠有如是操略如是猛利管取彈指收功剎那成聖若不然者饒你參到弥勒下生也只是箇張上座

臘月三十日時節看看至露柱與燈籠休更打矑焉覷面當機提當機覷面覰驀然觸瞎眼睛照顧爛泥裏有刺

除夜小參

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生不知来處謂之生大死

不知去處謂之死大只者生死一大事乃是參
禪學道之喉襟成佛作祖之管轄三世如來恒
沙諸佛千變萬化出現世間盖為此生死一大
事之本源西天四七唐土二三以至天下老和
尚出沒卷舒逆行順化亦為此一大事之本源
諸方禪衲不憚勞苦三十年二十年撥草瞻風
磨裩擦袴亦為此一大事之本源汝等諸人發
心出家發心行脚發心來見高峰晝三夜三眉

毛斷結亦爲此一大事之本源四生六道千劫
萬劫改頭換面受苦受辛亦是迷此一大事之
本源吾佛世尊捨金輪王位雪山六年苦行夜
半見明星悟道亦是悟者一大事之本源達磨
大師入此土來少林面壁九載神光斷臂於覓
心不可得處打失鼻孔亦是悟者一大事之本
源臨濟遭黃蘗六十痛棒向大愚肋下還拳亦
是悟者一大事之本源靈雲拈花香嚴擊竹長

慶卷簾、玄沙裎指乃至從上知識有契有證利
生接物揔不出悟者一大事之本源多見兄弟
家雖日入此一門往往不知學道之本源不能
奮其志因循度日今来未免葛藤引如上佛祖
入道之因及悟道之由以為標格晚學初機方
堪趣向且道如何趣向不見古人道若要脫生
死須透祖師關畢竟將甚麼作關喚作竹篦則
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若向

者裏著得一隻眼覷得破轉得身通得氣無關
不透無法不通頭頭示現物物全彰無邊刹境
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
所以水潦和尚見馬大師禮拜起擬伸問被
馬祖攔胷一踏踏倒起來呵呵大笑云百千法
門無量妙義揔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德山
見龍潭向吹滅紙燭處豁然大悟次日遂將疏
鈔於法堂上爇云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大虛

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到者裏有甚麼禪
道可參有甚麼佛法可學有甚麼生死可脫有
甚麼涅槃可證騰騰任運任運騰騰臘月三十
日到來管取得大自在去住自由故云自從認
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干然雖如是竪拂子
云且道者箇是生耶是死耶若也道得便可向
無佛處稱尊無法處說法其或未然山僧不惜
羞慚更與諸人露箇消息以拂子作釣魚勢云

夜冷魚潜空下釣不如収巻過残年

棲巣北禪分歳烹露地白牛有味珍羞悉皆具足高峰分歳雖則百孔千瘡也要將無作有細切嶺頭雲薄抛潭底月尖新堆飣出搭安排要使箇箇盈腸塞腹人人永絶飢虚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舌頭具眼底試辨看

示衆

若論剋期取證如人擔雪塡井不憚寒暑不分

晝夜橫也擔竪也擔是也擔非也擔擔來擔去
縱使經年越歲以至萬刼千生於其中間信得
及踏得穩把得定作得主曾無一念厭離心曾
無一念懈怠心曾無一念狐疑心曾無一念求
滿心果能有恁麼時節果能具恁麼氣槩到者
裏管取人法雙忘心識俱泯形如槁木朽株志
若嬰兒赤子驀然擔子卒地斷爆地折求嘉道大千
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好與三十痛棒

若謂此事參也參得悟也悟得説也説得行也
行得來也來得去也去得然雖如是更須三十
年始得何故兩角四蹄都過了尾巴過不得
若論此事如萬丈深潭中投一塊石相似透頂
透底了無絲毫間隔誠能如是用工如是無間
一七日中若無倒斷某甲永墮阿鼻地獄

結制示衆

封却拄杖頭結却布袋口禁在鐵圍山加上重

增杻有中拷出無無中拷出有痛楚百千般不離者寃曰大衆且道喚甚麼作寃曰直饒明辨得此要見西峰那邊更那邊爲人不爲人一著子且待三十年後

示衆

拈拄杖召大衆云還見麼人人眼裏有睛不是瞎漢決定是見以拄杖卓一下云還聞麼箇箇皮下有血不是死漢決定是聞既見既聞是箇

甚麼以拄杖卓見聞即耳止只如六根未具之前聲色未彰之際未聞之聞未見之見正恁麼時畢竟以何為驗以拄杖一吾今與汝保任斯事終不虛也以拄杖回三十年後切忌妄通消息靠拄杖下座

若論此事只要當人的有切心纔有切心真疑便起真疑起時不屬漸次直下便能塵勞頓息昏散屏除一念不生前後際斷纔到者般時節

管取推門落臼若是此念不切真疑不起饒你
坐破蒲團百千萬箇依舊日午打三更
迷中有悟悟復還迷直須迷悟兩忘人法俱遣
衲僧門下始有語話分大衆既是迷悟兩忘人
法俱遣共語話者復是阿誰遠道遠道
若論此事如登萬仞高山一步一步將搆至頂
唯有數步壁絶攀躋到者裏須是箇純鋼打就
底捨命拚身左睚右睚睚來睚去以上為期縱

經千生萬劫萬難千魔此心此志愈堅愈強若是根本不實泛泛之徒何止望崖嘗取聞風而退矣

除夜小參

一年三百六十日看看逗到今宵畢十箇有五雙參禪禪又不知學道道亦不識只者不知不識四字正是三世諸佛骨髓一大藏教根源靈利漢纔聞擧著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天上人間

縱横無礙然雖如是點撿將來猶是者邊底消
息若謂那邊更那邊一著子直饒西天四七唐
土二三以至天下老古錐敢保未徹在山僧與
麼告報忽有箇漢子心憤憤口悱悱出來道高
峰高峰你有甚長處開得者般大口只向他道
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示衆

終日著衣未嘗掛一縷絲終日喫飯未嘗咬著

一粒米既然如是且道即今身上著底每日口
裏喫底是箇甚麼到者裏不論明與不明徹與
不徹寸絲滴水也當牽犂拽把償他何故一片
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自迷巢

若論此事正如傍墻逼狗逼來逼去逼至尖角
灣頭未免翻身遭他一口即今眞有遭他底麼
卓拄杖一下云阿耶阿耶

學道如初不變心千魔萬難愈惺惺直須敲出

虛空髓拔却金剛腦後釘

若論此事用工之際正如打鐵船入海取如意寶珠相似莫問打得打不得但孟八郎打將去驀然一旦打得成入得海攫得珠將來呈似老僧不免與伊一槌擊碎何故豈不見道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若論實叅實悟正如八十翁翁向逆風逆水裏牽一隻無底鐵船相似不問上與不上徹與不

徹直須心心無間念念無爾一步一歩盡平生伎倆蹉將去蹉到著脚不得處筋斷骨折時驀然水轉風回即是到家消息即今莫有到家底麼卓拄杖一下云十萬八下

若論此事不假長劫熏修積功累德亦不問賢愚利鈍久習初機只貴孟八郎漢不顧危亡得喪裝大憤志起大疑情如善財童子參勝熱婆羅大火聚中投身而入正恁麼時人法俱忘心

機詆絶左之右之跮著磕著不是侗山麻三斤
定是雲門乾屎橛若還邋邋𣯶𣯶魍魍魎魎莫
道親見高峰直饒向老胡肚皮裏打一遭依前
乾没一星事

答直翁居士書

来書覔問皆是辨論學人用工上疑惑處當為
决之俾晩學初機趣向無憊問平常心是道無
心是道此平常心無心之語成却多少人謀却

多少人往往不知泥中有刺笑裏有刀者何啻如掉棒打月接竹點天古人答一言半句如揮吹毛利刃直欲便要斷人命根若是箇皮下有血底直下承當更無擬議若撞著箇不知痛痒底縱饒髑髏徧地也乾沒星子事又如石中藏玉識者知有連城之璧不識者只作一塊頑石視之大抵要見古人立地處不可向語句上著到且道既不在語句上畢竟在甚處著到

若向者裏薦得便知此事不假修治如身使臂如臂使拳極是成現極是省力但信得及便是何待瞠眉竪目做模打樣着箇一字儻或不然古云莫道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何止一重更須知有百千萬重在苟不發憤志精進下一段死工夫豈於木石之有異乎凡做工夫到極則處必須自然入於無心三昧却與前之無心天地相遼老胡云心如墻壁夫子三月忘

閑居少隣並
草徑入荒園
鳥宿池邊樹
僧敲月下門
過橋分野色
移石動雲根
暫去還來此
幽期不負言

味顔回終日如愚賈島取捨推敲此等即是無
心之類也到者裏能樂所樂能疑所疑雙忘更
泯無無亦無香嚴聞聲靈雲見色玄沙望指長
慶捲簾莫不皆由此無心而悟也到者裏設有
毫釐待悟心生纖塵精進念起即是偷心未息
能所未忘此之一病急是障道之端也若要契
悟真空親到古人地位必須真正至於無心三
昧始得然此無心汝辟頗明吾復以偈證之不

得者箇爭得那箇既得那箇忘却者箇雖如是更須知道者箇那箇摠是假箇的的真底譚咄陽燄空華

通仰山老和尚疑嗣書

昔年敗闕親曾剖露師前今日重疑不免從頭拈出某甲十五歲出家十六爲僧十八習教二十更衣入淨慈立三年死限學禪請益斷橋和尚令參箇生從何來死從何去意分兩路心不

歸一又不曾得他說做工夫處分曉看看擔閣一年有餘每日只如箇迷路人相似那時因被三年限逼正在煩惱中忽見台州淨兄說雪巖和尚常問你做工夫何不去一轉於是欣然懷香詣此磵塔頭請益方問訊插香被一頓痛拳打出即關却門一路垂淚回至僧堂次日粥罷復上始得親近即問已前做處某甲一一供吐當下便得勦除日前所積之病却令看箇無字

從頭開發做工夫一遍如暗得燈如懸得救自
此方解用工處又令日日上來一轉要見用工
次第如人行路日日要見工程不可今日也恁
麼明日也恁麼毎日纔見入來便問今日工夫
如何因見說得有緒後竟不問做處一入門便
問向誰與你拖者死屍來聲未絕便以痛拳打
出毎日但只恁麼問恁麼打正被逼拶有些涯
際值老和尚赴南明請臨行囑云我去入院了

却令人来取你後竟絕消息即與常州澤兄結伴同往至王家橋俗親處整頓行裝不期俗親念其甲等年幼又不曾涉途行李度牒總被收却時二月初諸方掛搭皆不可討不免挑包上径山二月半皈堂忽於次月十六夜夢中忽憶斷橋和尚室中所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自此疑情頓發打成一片直得東西不辨寢食俱忘至第六日辰巳間在廊下行見衆僧堂内出

不覺覰於隊中至三塔閣上諷經擡頭忽覩五
祖演和尚真贊末後兩句云百年三萬六千朝
返覆元來是這漢前被老和尚所問拖死屍
句子驀然打破直得魂飛膽喪絶後再甦何曾
如放下百二十斤擔子乃是辛酉三月廿二少
林忌日也其年恰廿四歲滿三年限便欲造南
明求決那堪逼夏諸鄕人亦不容直至解夏方
到南明納一場敗闕室中雖則累蒙煅煉明得

公案亦不受人瞞及乎開口心下又覺得渾了於日用中尚不得自由如欠人債相似正欲在彼終身侍奉不料同行澤兄有他山之行遽遠座下至乙丑年老和尚在道場作掛牌時又得依附隨侍趁天寧中間因被詰問日間浩浩時還作得主麼荅云作得主又問睡夢中作得主麼荅云作得主又問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到者裏直得無言可對無理

可伸和尚却囑云從今日去也不要你學佛學
法也不要你窮古窮今但只飢來喫飯困來打
眠纔眠覺來却抖擻精神我者一覺主人公畢
竟在甚處安身立命雖信得及遵守此語奈資
質遲鈍轉見難明遂有龍鬚之行即自誓云拚
一生做箇癡獃漢定要見者一著子明白經及
五年一日寓庵宿睡覺正疑此事忽同宿道友
推枕子墮地作聲驀然打破疑團如在網羅中

跳出追憶日前所疑佛祖誵訛公案古今差別
因緣恰如泗州見大聖遠客還故鄉元來只是
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自此安邦定國天下
太平一念無為十方坐斷如上所供並是諦實
伏望尊慈特垂詳覽

室中三關

杲日當空無所不照因甚被片雲遮却
人人有箇影子寸步不離因甚踏不著

盡大地是箇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却

高峰禪要終

崇禎後丙寅五月日全羅道樂安理金

華山澄光寺開刊化士印熙

普告

願天眼通遙證明願天耳通遙聽聞願他心通遙鑑察

京城內中部第一錦蘭坊九重宮裡居住 主上殿下壽万歲 聖恩廣大

恒爲万乘之尊道眼圓明永作千秋之鑑

盡大地是箇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却

高峯禪要終

崇禎後丙寅五月日全羅道樂安理金

華山澄光寺開刊化士印熙

普告

一願天眼通遙證明願天耳通遙聽聞願他心通遙鑑察

京城内

中部第一錦蘭坊九重宮裡居住 主上殿下壽万歲 聖恩廣大

恒爲万乗之尊道眼圓明永作千秋之鑑

王云一

把申義被彩列縱德從由金枝玉葉之永茂鳳子龍孫之益昌